

先哲叢談

念齋原先生著

自五

特59

793

191

2

先哲叢談卷之五

北總、原善公道著

高玄岱字子新。一字斗膽。小字新右衛門。號天漪。又號發山。肥前。人仕大府。

天漪，祖高壽覺。西土人也。父大誦，號一覽。為長崎譯者。一覽，號稱姓高。為深見。蓋高氏出自渤海。渤海倭讀深見，故以稱焉。天漪與朝鮮聘使李東郭詩序陳其歸化，頗去。乃錄左方。曰：東都高玄岱，字子新，自號天漪。本萃萃族，祖渤海高壽覺。福建彰郡人。航海薩摩州，寓焉。後歸明。父大誦，年十六跡祖，入明。予祖氏之

高玄岱

字子新

墟遊魯轉齊踰燕跨趙北經匈奴之域南及東寧之
隈行嘆天下文物之盛歷覽名山大川之勝殆十有
餘年矣一日暮母之念不歇輒登商舶直到長崎時
寬永六年父歲二十有七僕即長崎之產也從幼師
事曼公戴生生者先生浙之杭州西湖人明之遺士
也明亡航海寓長崎二十有餘年僕之親炙也久而
其語言音韻則不期而頗解焉至今皓首猶操南音
但愧執性迂魯質體脆薄動輒嬰疾雖少有夙志不
能肆意勤業徒增犬馬之年耳先生沒僕不自度妄
欲破浪長風一詣華域者數而國禁不許越界乃退

閱中原輿地圖等效作卧遊聊復慰懷云云

天濤自幼有瑰才其居長崎學於僧獨立

戴笠字曼公

傍通

醫術乃以醫遊事薩州亡幾去復注長崎以藝學為

事久之名聲馳遠通遂與室鳩巢宅觀瀾同應大

府之召來江戶列儒員白石宅集鳩巢席間贈詩云

三人同召出蒿萊齒德共推當日魁一變良工醫國

手翻成詞客揆天才羨君授簡稱先達笑我論年拒

後杯嘉會由來難屢得樽前莫惜玉山頽

又兼能書其法自獨立而得之當世與林道榮齊名白

石曰榮死子新獨步天下南海篆隸歌曰崎陽於萃

只一葦。臨池之技皆精勤。先有林榮後高岱。春臺曰。林道榮者。長崎舌人也。與高玄岱俱以善草書知名。然林不及高筆法無變化故也。但林兼諸體高非草字不能作。此則高不及林處也。人特稱林者以此也。已。

徂徠以豪邁之資。睥睨一世。獨於天漪嘗欲得其書。且求與之締交。與香國禪師書可見。曰嚮者在坐。觀崎人高玄泰字。意欲得其一二幅。而一時緣貪聽老和尚吾伊作金石響之所奪。遂爲忘言。未審其人已還否也。僕未則敢請一方便也。且要爲通賤名。以使日

後鳴謝。則或添天涯一相識者。亦遊道之益廣也。

鳩巢當世之碩儒也。其文辭亦不爲疎。而推獎天漪得其言。以爲定論。答三宅緝明書曰。僕平生讀書稍有。所得及所著文頗多甚。欲就識者正之。前日天漪兄來訪。言及文辭事。此人能通西土之音。號稱文章家。乃出僕文稿視之。天漪兄就其中一兩篇以西音讀。一過曰。善。但辭傷緊。欠一閑字耳。僕即言下敬服。天漪以享保壬寅八月八日歿。享年七十四。墓在江戶東叡山中護國院。後塋其父母及師獨立。髮齒亦瘞。此地各有建石。

佐藤直方小字五郎左衛門備後人

直方年二十一介永田養菴謁山崎闇齋闇齋教弟子極嚴直方事之不惰遂能得其旨及闇齋晚年唱神道則不能無疑是以竟削弟子籍直方又作敬義內外考論曰易文言敬義內外此乃以心與身言之敬義先生以為身為內家國天下為外予辨之不止由是遂得罪於先生不出入於師門者幾二年由此觀之其為闇齋所絕者非惟不奉神道

直方無字號或謂曰山崎闇齋子之師也淺見絅齋三宅尚齋則子之友也而皆以號稱子獨無可尊稱者

不知有何說歟直方曰余從邦俗耳此邦自古無字號何必背邦俗之為假令余之彼西之邦亦以名直方通稱五郎左衛門居故雖弟子直稱曰直方先生稻葉默齋墨水一滴云斯文源流以剛齋為直方先生號誤矣弟子野田德勝號剛齋

耳非自表之號

或云直方號峰松軒此蓋一時名軒

嘗曰博覽彊記能文善書莫若宋蘇東坡焉然自得道者而視之東坡固不足論也故學者其識見自非以東坡為俗儒則不得至聖賢地位矣今欲多識及詩賦文章皆善之者沒世不能為真儒也

故赤穗侯遺臣殺吉良氏。明日跡部光海來，謂曰：先生未聞乎？昨夜赤穗大石等四十七士復讐，直方曰：言誤矣。遺臣之於吉良，何有讐視之理乎？遂本諸柳宗元駁復讐議論為陵上者。

初年承父官結城侯，受俸五十口。元祿癸酉乞休致。後殿橋侯延為師，年餽百金，乃處其邸者二十四年。然以道不合遂辭之，卜居神田明屋街。時年六十九。

享保己亥八月十四日進講唐津侯。即今古河侯之祖先也。疾暴

作，以肩輿舁歸。侯乃賜人參二兩，令稻葉迂齋護視。翌日遂不起。享年七十。門人三輪執齋聞病而至，則

已易簀，乃作倭歌哭之。

江戶麻布琉璃光寺，其永永處也。一片小碑，正面勒曰：一貫了道居士。左曰：佐藤五郎左衛門直方。右曰：享保四己亥八月十五日沒。

三宅尚齋默識錄云：直方先生氣稟宏闊，穎悟故其學不苦而至。中年學不勤不進，屬續前十四五年好學之篤，手不釋卷，與人語非小近四子，未嘗載於口舌。才之穎，辭之敏，終日與人談學，譬諭百端，殆教人踴躍自得矣。實東方一人耳。所憾者其學止於小學四子近思之間，不啻合於近思錄致知篇所載先賢之

語者多。而其見識之徹。未如能入精微否。其談道。所謂隔壁可聞者。庶幾矣。發明其天命本然之妙者。今不存于世焉。

直方門人有警者大神澤一者。筑前人也。才行修美。一時有聲稱。稻葉迂齋作之傳。及祭文。迂齋亦受業。直方爲高足。其韞藏錄數卷多。錄直方語。

淺見安正。初名順良。小字重次郎。號綱齋。又號望楠樓。近江人。

綱齋少學山崎闇齋。砥行植節。社中無出其右。有後不從闇齋。敬義內外。說又不喜神道。是以遂不見容闇

齋。及後悔其叛師。炷香謝罪。云蓋闇齋倡神道。一時及門弟子皆靡之。而堅守舊說。不少變動者。不過綱齋及直方尚齋數子耳。

初年彊學。患咯血。闇齋猶課督不少貸。換元真者。爲謂闇齋曰。之子疾日篤。請姑廢業。以保壽。闇齋不可。居無幾疾間矣。闇齋曰。死生命也。奈何使之折其志。綱齋爲人慷慨。每以新委質。列侯不爲潔。故雖貧甚。不敢祿仕。門人三宅觀瀾出仕水府。以爲其志非行道。即贈書絕之。其著靖獻遺言。亦有寓意云。

綱齋兼好武事。常騎馬擊劔。其所帶劔鐔。鵝觀瀾篆赤

心報國四字

綱齋少佐藤直方。二歲初，友義甚親。然嘗面折直方，親喪未除，出仕以是遂絕交。默識錄曰：綱齋先生與直方先生，初其交如兄弟，後不相通。然而義亦無可言者。乃是氣質之一癖。學問之大疵，甚可惜。直方先生後來思舊交，有將通問之意。綱齋先生終執而不肯。綱齋以承應元年八月十三日生，以正德元年十月朔卒。享年六十。綱齋無男子，以兄道哲子某為嗣。門人若林新七能傳其學。

森尚謙字利涉，小字龜之助，號儼塾。又號不凍居。

士攝律入仕水府

儼塾自幼好學，始事福住道祐，繼從松永昌易。二子或異之，父某以警仕永井侯，居攝津高槻。比其沒，儼塾年二十六，以父遺言去高槻游學于京師。江戶越七八年，業大進。當是時，水戶義公廣辟，致海內文學士，編修國史。儼塾被召赴之，入司與其事。

儼塾多藝能，醫術兵法擊劍皆得其要。至於釋典尤研究之，嘗著護法資治論十卷，謂儒與佛並存，不相悖。其友安澹泊痛斥之，數切規，曰：速火之，勿貽禍。儼塾不從。然與澹泊心交終始不變。及卒，澹泊記墓云：與

廿八哲叢書 評五
余交最整。每相箴規。而今亡矣。夫世之驚賢者。毀譽出于愛憎。臧否失于權衡。果孰得而孰失。若君者。今不可多得。豈非無人之所難註者邪。

安積覺。字子先。小字覺兵衛。號老圃。又號澹泊齋。晚又號老牛居士。常陸人。仕水府。

澹泊。祖正信。小字覺兵衛。元和乙卯大坂之役。屬小笠原秀政。有戰功。後委質於水府。父繼。食其祿。澹泊亦襲之。舜水答書曰。令祖立功於往日。而孫子食其祿。可見爲善蒙福也。令祖立功於他邦。而上公爲之祿。其孫未見疇勲之。至於此也。汝宜勉之。

澹泊本稱角兵衛。倭才好學。義公以爲其器不減乃祖。乃命襲稱覺兵衛。既而祿屢增。職至番頭。初年十三。始來江戶。師舜水。居三歲。病痘歸鄉。故親受句讀者。僅孝經小學論語耳。及長。博學能文。而史學尤擅長。乃入彰考館。充日本史編修總裁全編二百四十六卷。稿以享保庚子脫。前後與者無慮數千百人。而澹泊之功居多。澹泊至老。氣力不衰。其撰烈祖成蹟二十卷。時年七十二云。

澹泊主伊洛學。然不守株膠柱焉。與徂徠金華輩數通書。爲交答。徂徠曰。幼師事朱文恭。徒有其名而無其

實亦如前書所陳也。文恭務為古學，不甚尊信宋儒。議論往往有不合者，載在文集，不徵也。當時童蒙不能知其所謂古學為何等事，至今為憾。尊信宋儒，乃僕中年以後一已見識耳。云云。今夏偶見隨筆中援引程朱之書，躍然自喜，所見果不妄矣。及承清誨，始知足下中年既覺宋儒之陋，六經不復復，註解人之知愚相去天淵如此。今欲改頭換面，革去舊習，則齒髮日益頹落，志氣亦因衰耗，我輩閱殆可望而不可即付之一浩歎而已。又就南郭書考之，嘗將薦南郭於水府，又其於通鑑喜涑水舊本，不喜文公綱目，序

湖亭涉筆曰：綱目書法發明，雖議論剴切，頗有傷於苛酷者。設使其人面聞之，必有辭焉。豈心服哉。

幼時學舜水，能得華音。湖亭涉筆曰：今犬馬之齒將頽，而學業不成，其所存者，稍辨華音一事。由其課程嚴峻，晨讀夕誦，故至今不忘耳。兩伯陽插窗茶話載：水戶，淺香覺其衝紀州，高瀨喜朴二人俱通唐音，覺則能讀而不會唐話，喜則能講而不能讀書。正孟子所謂不為也，非不能也者。蓋用心與否之別也。插窗茶話按：淺香非是，烈祖成蹟自註曰：安積諸書皆作淺香。按：淺香本貫近江安積陸奧，臣祖先實奧州安積郡人，故臣父貞吉稟命更安積。

澹泊名振四方。其修書請益者不可枚舉。而謙虛自卑。於其親受提誨者。不敢以弟子視之。意謂吾安能足爲人師。其所結構文詩。必示囊於衆人。以丐正。有一字可議。輒改撰。是以人皆益敬服焉。

澹泊甚愛菊。園中多栽之。嘗上百種于守山侯。侯亦賜佳品十餘種。寄田子愛書曰。亡師朱文恭有乞菊於義公帖。載在遺文外集。覺百事不能學文恭。而唯此一事稍存餘風。不亦可羞之甚哉。又賀鳩巢七十序曰。吾百事不能。而唯知養菊培植三十年。頗能得其要領。乃以菊譬鳩巢。以成一篇。鳩巢亦其黃花塢詩。

自註曰。主人有菊癖。凡諸家奇品。莫不旁搜並收。而栽培之。種藝尤精。品第極嚴。每至秋時。五色燦爛。以棄人目。而安積氏之菊聞於國中云。

鳩巢有老圃七覽詠詩。七覽謂碧於亭。紅藥欄。蟠藤圍。涼月樹。採蓮步。黃花塢。老蒼園也。又作老圃行。曰。漢家宗室禮數崇。文武最推西山公。著書還笑淮南陋。大雅卓爾河間同。千金購求天下籍。始開史局籠英雄。忽捐館舍二十載。當時宿儒安積翁。家學親承舜水傳。餘姚一派流日東。惟國史草創年。見君盛壯先著鞭。人道小心似高允。邦慶良史得馬遷。村壇三

長堪總局文經百鍊成大編直筆無隱鬼應哭闕文
存疑世可傳嘉績何翅三載考華閱已擢羣士先梁
困授簡馬卿重楚臺設醴擄生賢年徂事謝今已矣
優恩賜告舊學士家居自託老圃名蒔花灌園梅香
里七境分趣送品題三徑就荒自鋤理謝眺宅前唯
青山杜甫舍邊皆白水百年消憂樂琴書平生宿好
翫圖史借問從容白玉堂何如穩眠烏皮几晚節如
此人所難古來儒官幾相似我醉高歌老圃行誰知
曲曲欽素履相思何無相見期伊人死在水中止
當義公之世史館得人尤盛及公薨一時名彥相尋凋

喪澹泊獨存為世所瞻仰徂徠書曰先侯業已即世
一時鄒枚之輩寥落殆盡而足下獨以朱先生高第
弟子歸然以存有如靈光初澹泊夢得野水月縱橫
句義公分為韻與近臣同賦公探得月字有雲狀月
明衆星稀仰見文苑一輪月句此即言澹泊前程也
至是果然

源君美字在中新井氏小字勸解由初名興號白
石又號錦屏山人江戶人仕大府敘從五位下
任筑後守

白石父正濟常陸人年少來江戶出仕土屋侯久留利
二萬千

石延實己母坂井氏以明曆丁酉二月十日生白石

未國除三白石生而岐嶷聰慧三歲寫字六歲誦書既長器資

宏偉才負經綸其學洽聞多識通曉倭漢古今典故

所述作之書世稱其有用善以國字紀事是以雖日

用簡牘皆足以傳矣又善賦詩江邨北海稱為所謂

錦心繡腸咳唾成珠噀語諧韻者

比七歲父母拉觀戲劇一一記認置諸胸臆歸語之其

次序一無所違父異之曰是兒非常佗日才當於文

事發新井氏其興乎

初年從父宦于久留利二十一與父共辭仕於是貧甚

人或勸之業醫若教字以取給白石不從一刺意于

經史時河邨瑞軒殷富多藏書乃就而借覽瑞軒心

知白石神姿佗日當貴顯因欲配其女納以為婿而

白石不肯

白石與對馬西山健甫名順為舊友年十六錄所作詩

一萬首因健甫求韓客為之評則客請而接見遂作

序褒揚之後入木下順菴門健甫又為之介元祿戊

辰健甫沒臨沒謂白石曰以不朽乞先生指順書則

累君是以順菴作墓記載錦里文集而今見其墓石

左右後三面無一字惟正面楷字題西山順泰墓五

先哲叢談五

字所謂墓記埋之壙中耳

健甫墓在江戶下谷養玉院

辭久留利後又遊事堀田侯居十年不得志而去時囊

甚篋中止青錢三百米三斗而已曰此未過凍餓意

氣不少撓頰菴欲以薦諸加賀岡島仲通

名達號加石梁

賀產亦頰菴門子也聞之戚然語白石曰予負及遠

遊若于年于茲比得家書老母日逼衰頽倚閭待予

歸每念至百感攢心如幸賴吾先生先容得釋褐

于本藩則願足矣白石即告頰菴以此言曰予求仕

何國之擇請舍予薦彼頰菴嘆曰世衰道微日入偷

薄如子絕無而僅有者乃推岡嶋于加賀後二年元

祿癸酉舉白石于甲斐府時年三十七

白石仕六年

文廟尚書在帶經

遭災為賜五十金白石謂都下

數有火今以此賜治屋宗亦必當一朝灰洪恩豈可

不別有所用乎乃以賜金命函人制甲冑一領其意

欲一旦緩急掇以殉節也居五年果復遭災家什蕩

盡獨以其甲冑隨身得無恙矣鳩巢文集有源君美

鎧記是也

正德辛卯韓使來聘白石建議饗使者止申樂奏雅樂

等多革舊例或與使者迂論禮法使者竟被摧折祇

南海賀白石六十七言古詩有韓之使者執玉帛血

面爭禮頌如石公歷西階。搢衣外軒軒如霞。舉屋額
腰帶紫陽太守印。眼如茶電。驕如戟。按劍叱叱殿柱
震。使者膽竦喪其魄。擊劍歌成血吹霧。機鋒觸處皆
辟易。禮成樂奏賓主歡。王家寶典與日赫。句。南梅
云。韓容謂公曰。嘗聞貴國多長於擊劍之技者。今可
得幸一觀。公曰。觀之。不可遽推。吾今爲客說其涯略。
席上作擊劍
散一篇以示

由與佐久間洞巖書觀之。白石號非有深意也。其少年
視古人。差白石黃白石沈白石等號。以爲雅稱。一時
題詩。猶遂以爲別號。然爲取之磨而不磷。涅而不緇。
或陸奧地名者皆非。

入貢琉球人得白石詩草歸。遂致之清。清翰林鄭任鑰。
自寫作之序。此本復經琉球。至日本。終落白石手。白
石珍藏之。而序中指白石書新堪。此勘堪音相近。蓋
誤傳新井勘解由。而略稱之云。

白石詩才亦爲天縱。其精工當世無敵。雖一時出遊戲
有足以見其敏警者。嘗過某許。主人書容奇二字。索
詩。輒援筆立就。曾下瀟鉞。初試雪紛紛。五節舞容閑。
一痕明月茅渚里。幾片落花滋賀山。提劍膳臣尋虎
跡。捲簾清氏對龍顏。盆梅剪盡能留客。濟得隆冬無
限艱。蓋容奇雪字國譯也。故此作皆采故事於此邦。

先哲叢談五

白石以經世爲任。故雖詩至工。妙固不欲以教人。稱門人者至寡矣。田鶴數獨以詩稱弟子。白石與之交態終如不渝。與佐久間洞巖書中云。吾故人莫鶴樓如焉。中秋月三十一年必偕賞之。今年亦携二子來。有詩云。滿堂明月中秋色。歸路清風十里程。

嘗謂鶴樓曰。南郭先生名譽甚噪。余欲往一見者有年。然一旦被簡任居內班。則不得私造處士。許彼亦既爲名家。不可引致。以故至今不果。豈不遺恨乎。鶴樓曰。是何難之有。予請爲紹介。明日見之於先生。乃過南郭語。以此言。南郭喜。即與鶴樓共來。白石倒屣迎入。遂定交。

白石自題肖像詩曰。蒼顏如鐵。髮如銀。紫石稜稜電射入。五尺小身。渾是膽。明時何用畫麒麟。時奉使初仕堀田侯時寮友有小龍某者。每謂白石曰。余少時受兵法于由井正雪。今觀子之面容。政與正雪絕相類。少有大志。常自誦曰。大丈夫生不得封侯。死當爲閻羅。祇南海作哭詩云。王逢聖世應無恨。死作閻羅足有爲。蓋記其平生之言云。

高天濤作白石像贊二首。其一曰。誰道是白石。磷々不可磨。誰道是非白石。磊磊不可轉。着間火字耳上一

毫兩目流光。礪礪一機應。變縱橫。不然韓客殿上爭。
得使渠從容。斂手不碎頭。柱乎而則。其人之言曰。日
出之邦源大官。骨清氣豪。身桓桓。胸中壯略。龍虎秘
筆下。文章星斗蟠。可謂國家之爪牙。萬里折衝之臣
矣。其二曰。腰下秋水。端從上賜。身上水干。攝錄所
贈。踞乎皋比之上。傲睨日月之表。口津津腹便便。天
下樞機參乎其間。推誠及物。極濟萬人。神化丹青。渾
成儀表。將歷百世。而真宰儼然不可奪者歟。
白石無兄弟。唯有姊妹皆早沒。而集中有到信夫郡奉
家兄詩。此白石未生。父養某氏子。爲子。後仕相馬侯。

所謂家兄者是也。

鳩巢文集載白石墓記并銘。其志行履歷可略見。而淺
草報恩寺有白石墓焉。石方僅尺餘。正面題新井源
公之墓。左側惟記。筑後守從五位下。諱君美。年六十
九。享保十年五月十九日卒。二十四字而已。
古今著書之富。莫若白石焉。併未脫藁者。凡一百六十
餘種。今尚存於其家云。

室直清字師禮。又字汝玉。小字新助。號鳩巢。又號
滄浪。備中人。仕大府。

鳩巢自幼耽嗜文籍。倦不知息。年甫十五。出仕加賀侯。

先哲叢書詩五
一日侯命講大學義理明辨侯以爲異器乃令入京師受業木下順菴自是學日益精文日益進木下原多俊傑而皆爲鳩巢讓序云正德辛卯舉大府儒員遂得信任其所著不不少而六諭演義大意五倫五常名義皆奉旨撰之

其先備中英賀郡人也故其舉鄉貫常稱英賀又其居加賀時嘗買廢屋住之因扁以鳩巢遂以爲別號有記見文集

羽黑成實字養僭近江人官于彦根後致仕徙加賀此人學於闇齋有儒行鳩巢嘗嚴事之其答書曰清自

幼好學有略得古人遺意者所見聞士大夫亦頗多然於義理則必得高明之許可以自信於文辭則必經木翁之品題以自足私心自謂二公天下之知己也故平生以今世有二公爲樂耳又答遊佐木齋書曰與羽翁一邂逅於京師見其趣向造詣非曲學淺識之徒也既而翁寓處敝邑相與優游上下其議論十年於今矣常得以虛往實歸日聞其所不聞解我之惑辨我之疑誘我之善戒我之惡有所視而取法有所畏而不爲使我免以陷於放僻邪侈者翁力爲多豈古人所謂微斯人誰與歸者歟又作祭文曰始

先哲叢書卷五
吾見公於京師尋復來辱於北陸爾來上下議論往復切憇忠告善道一以道義相期而不肖弱質賴公而勉強以進於學者十有七年於茲云云嗚呼公乎遂棄吾而死邪自今以往有惑將誰爲之辨而有過將誰爲之規耶譬之譬而無相俵俵乎其何之

鳩巢與護苑之徒互相輕金華一日來見鳩巢出其得意文一篇示之且求刪正鳩巢一過稱善金華彊乞正乃削一十字更益五字金華不喜而去至翌日質諸南郭南郭不得決焉又質諸徂徠徂徠視鳩巢所竄改者曰如此而後成文於是其徒始重鳩巢

赤穗遺臣一大舉鳩巢獨稱贊之紀曰義人錄又答鈴木貞齋書曰赤穗義士事世儒之論有異同者亦由其學欠近裏工夫不認自家惻隱之心誠如來論所論者敬服至今世皆以義士目之者蓋自鳩巢始鳩巢墨守朱學深惡當世好立異義者答鈴木貞齋書曰僕嚮者以爲山崎氏之學專於理一而略於分殊者知有君臣之大義不知湯武放伐與君臣之義並行而不相悖知敬義有內外之分不知不可以修身以上爲敬以直內以齋家以下爲義以方外此其大者也其他所見多執定一理而不察分殊所以流於

神道也。然今而思之，其理一者，守義理之一隅也。於本原一理處，所見未徹，故往往有所窒礙，而欲以其所見一之，是其略於分殊者，暗於理一故也。又題高木氏偽學論曰：自古邪說之害道多矣，然其誕妄，惡無所忌，憚未有若今世之甚者。或有稱古學者曰：大學非孔氏之遺書，又曰：我能塞伊洛之淵源，或有矜文學者曰：道不出於天，又曰：道非事物當然之理，其他淫辭浮言，不可勝數。若使此等之說出於數十年之前，雖庸人儻子，亦知其妄而非笑之。今也不然，自世之稱師儒者，皆為之所動，莫不崇其說而信之。

況於後學晚進者乎？宜乎其靡然趨而歸之也。吾於是知世道之日下，人心之日偽，亦可悲矣。又仲村氏五經筆紀序曰：奈何近世邪誕之說競起，凌駕漢唐，詆毀程朱，欲以一己之私見誣天下之耳目，至使有識之士為之憤惋，殆廢寢與食，可勝嘆哉！又答遊佐木齋書云：若有王者起，必毀海內之籍，悉取其叢雜無用之書而火之，然後詔天下之學者專務體察踐行，不事空言，抑虛文，剝浮華，正人心，距邪說，如是數年，則天下靡然復歸於正矣。

鳩巢賜葬地于江戶大冢筑波山後，非寺地也。從是後

先哲叢書卷五
官儒多賜葬地。于此鳩巢墓有四面一小碑。前面唯題鳩巢室先生之墓七字而已。

三宅重固。小字儀左衛門。後更丹治。號尚齋。播磨人。

尚齋父重直爲人。後肩平出氏。尚齋幼時從其姓。削髮學醫術。父命之也。年十六喪父。十九入闇齋門。專攻儒學。於是種髮始復姓。三宅後來江戶。抗經席爲人師。遂應辟阿部侯。元祿中。大君臨侯邸。命尚齋講論語。乃有衣服賜。

尚齋學於闇齋者三年。闇齋即世。乃折衷於佐藤直方。

淺見綱齋二子。二子以友誼待之。互相切劘。遂共得山崎門三傑聲云。

尚齋就官。忠直務盡其誠。居十年。以言不行。移疾乞致仕。不允。猶數乞不止。以是得罪。寶永丁亥。幽囚。千忍友人三輪執齋。細井廣澤等憫之。爲請宥。而不能得。越三年。會赦而放。於是去之京師。以儒爲業。晚私做大小學校。建培根達支兩堂。于勘解由坊。尚齋氣象豪爽。其在囹圄也。危難窘迫之際。處之裕如。乃謂古人被刑。尚能著書。吾寧無爲而待斃。然筆墨不可得。因刺臂血書。狼彙錄三卷。其中祭祀來格說一卷。門

人山宮仲淵上梓。近時吾友山田思叔再校刻之。尚齋在獄。侯嘗遣人察之。尚齋即作詩示之。云。富貴壽夭不二心。但向面前養誠心。四十餘年學何事。笑坐獄中鐵石心。

尚齋削籍之後。講業于京師。指紳列侯從游甚多。土佐侯請爲師。乃招來江戶。居僅半基。其大夫山内矩重卒。此人尚齋之知己也。於是辭歸京。晚年復來江戶。時舊君阿部侯延而見之。道往事。嘆其忠直。尚齋與直方交義素善。而議論未必同。每曰。直方四十。六士論使人消滅。至誠惻怛之心。

尚齋固守。朱說深疾異己者。而與三宅石菴。三輪執齋。玉木葦齋相友者。唯其舊交不忍絕。云。石菴信陸象山。執齋喜王陽明。葦齋奉神道。石菴執齋爲其所論。刺尚且。每稱尚齋爲溫厚長者。

有一媪爲野狐所斃。其邑正幸助者爲尚齋。侄尚齋責之曰。若何不爲驅闔鄉之狐。盡殺之。於是幸助即備弓弩羅絡。詰朝將率丁壯。遍探叢窟。而其半夜驚。窓外呼曰。惡狐既斃。河上即遣人見之。果有死狐。蓋衆狐培擊斃之。以免其寃也。尚齋乃令屠者剝其皮。常坐其上。時鞭之曰。毛獸奈何害萬物之靈。

尚齋沒後。門人久米訂齋。多田東溪。石王塞軒等。相議曰。先師不幸無後。吾輩雖講遺業。授生徒。不能保世。如今日也。師之神主。及狼壺錄。不若瘞之。無他。日爲入所汚也。留守退藏。亦列其坐。獨不以爲是。然衆議遂決。乃瘞新黑谷光明寺尚齋墓側。明日寺僧遠來報曰。昨夜有盜發墓。納適見而尤之。則拔劍恐喝。納辟易。彼遂恣其意而去。不知墓中有何財貨。致此厄乎。訂齋感頌曰。吁。此必留守退藏所爲也。即往視之。則果失神主狼壺錄。

尚齋娶田代氏。舉一男三女。男重德。字一平。英敏好學。

年三十一先卒。女其一。適門人久米訂齋。訂齋又以經執名。

三宅正名。字實父。號石菴。又號萬年。平安人。

石菴少既學。不視家道。由是產遂蕩盡。乃斥賣家什。以償舊債。則所餘僅數金耳。謂弟觀瀾曰。今雖貧極。短褐蔬食。可以支數年。鑽堅之志愈厚。環堵之室。對几而講習。共至忘寢食。亡何窮亦極矣。於是兄弟相攜。來江戶。教授取給。居數年。石菴獨歸京師。尋至大坂。時名翹然起。弟子雲集。中井梵菴等。相謀請諸官。建庠校。名懷德堂。衆皆推石菴主之。固辭不可。遂領

祭酒事。後中井氏嗣之。至今不衰。

石菴工書。頗得顏法。隻字人爭求之。而資質朴素。其所書。未嘗款印。又通倭歌及俳諧。

香川太冲曰。世呼石菴為鶴學問。此謂其首朱子尾陽明而聲似仁齋也。

三宅緝明字用晦。小字九十郎。號觀瀾。石菴弟。平安人。仕大府。

觀瀾始師淺見綱齋。末從木下順菴。嘗作拜捕子墓文。鵝飼金平名真昌采上水戶義公公見感稱。乃召為國史編修總裁。正德壬辰年三十八。因白石薦逢大

府登用。梁悅巖祭文曰。文章典雅。賁以藻火。黼黻書捕子碑陰。雖出於少時之作。既足以見所養之深粹。而志氣精采之鬱滄矣。宜乎蚤有譽于水府。而司史筆之冕鉞也。館僚安積栗山二子。有村識而博物。且尚退舍使英華。擅發焉。

正德辛卯韓使來聘。儒者就其館中為唱酬者甚多。七家唱和集蓋為之最。而多以詩。不以文。其間有文亦皆平平耳。詩如高玄岱三百九十韻。室鳩巢二百二十韻。祗南海百五十韻。雖大作有。才料要無益長語。何必足自夸張。獨觀瀾出羣。專論議經義。商榷古今。

撮錄於此以見其言辨博有力送嚴書記序曰至明有薛文清丘文莊雖其精神輝光不能以鼓振一時潤化百世而識之卓存之約信之厚由之正一皆有淵源不與夫事佔畢訓詁之末而淪簡捷虛誕之域者侔蓋萬而得一焉云云明人嘗有論貴境之文者其意倨然以中夏文明自處及隨訂其所爲學則尚釋雜老刻意琢句沾沾喜以才子相爲標榜不復知古聖賢之大法要道屬而在外矣此謂華而變夷可也而舉世偃偃唯名之徇景仰慕效不置父兄子弟亦皆以是督而趨之今而孔孟程朱再起復將悔

且怨其言之流弊至此之不遑宜乎能知其意體其全者絕無而僅有也嚴復書曰明興雖有程篁墩陳白沙王陽明諸人間有駁雜之病亦多偏係之失而至如文清之學純實無僞博洽多聞肯以此爲巨弊可乎所謂紅濬者爲學詭異立論謬繆以岳飛爲未必恢復構秦檜爲宋忠臣意見如此其他可知此不得不辨也云云明人云云之說誠不謬一哂也我國自設太師設教之後國俗一變士趨歸正自我聖朝開初之後尤有大焉文物彬彬賁飾洪猷雖三尺童子皆知貴王而賤霸崇儒而斥佛尚釋雜老不知大

道云者豈非乖戾之甚者乎。觀瀾復書曰來簡云文清爲巨擘可乎。此段前後語脈難得領會。其以薛氏爲可尚邪。則正與鄙意合。以爲不足尚邪。則所趣大異。宜措勿論也。丘文莊以岳飛爲未必恢復。是於時勢各有所見。始不以爲道義心術之累。況金兵之強比宋十倍。勝敗之跡未猝易。以書生紙上語而斷也。其以秦檜爲宋忠臣。則此老好高奇矯衆論之弊。然耳。然辨夷夏正內外。其終身精力所用。正在乎斯一部。世史正綱昭然可見。豈以裂冠毀冕稱臣。金虜爲是者邪。特其造詣深義識趣高。固不及文清而

由之正與信之厚。蓋亦朱明一代非所易得矣。且夫訂學脈以論先輩。自當有體。雖乃高德偉績如王守仁。苟於門路有所乖馳。則義當棄之。不顧而若文莊之學之正。豈可卒然摘其小疵。遺其大醇。而衍義之補學的之編。亦豈可以爲詭異謬鑿而論邪。云云。前文所云。明人論貴國文者。指王世貞語。見其集。而所云尚釋雜老。亦以批世貞之學。來簡似未悉鄙意。請更被審。

南聖重人和觀瀾所示韻曰。觀水必觀瀾。君應取。於是非徒汪汪波。更歎洋洋美。

觀瀾年不得壽。有著書亦不多。布于世。是以到今。名寮
寮少。聞然其學術文章。當世與有名士。並稱物徂徠
與竹春菴書稱。數震菴文曰。習宋人之文焉。視其所
結撰。不出於東涯觀瀾之下。又兩芳洲橘窓茶話曰。
觀瀾鳩巢東涯徂徠何如。曰。之數人也。盛名雷裏何。
待乎曹丘生也。又蛻巖文柄贈桂彩巖曰。物徂徠老
矣。弩末不能入。綯天又奪。滕煥圖如失。左右手。室鳩
巢醇乎古先生。澹泊自守。無關心也。宅觀瀾豎幟。駿
臺堂々正々之威殆。使牛門塞關。不敢東飲馬矣。不
幸星隕。可勝嘆也。

佐藤廣義小字勘平。號周軒。晚號塵也。江戶人。仕
巖邨侯。

周軒家世以武顯。高祖佐藤信清小字新九郎。仕織田
右府。有戰功。至周軒始好文。學於後藤松軒之門。小
少堅其志節。嘗蒯緱遊京。便道過伏水省。伯母伯母
爲田光氏母。家頗富。喜周軒。至且感篤志。乃出金百
兩。贈之曰。若以此爲學資。周軒辭不受。伯母曰。勿我
子放蕩。寢將傾產。與其濫費以供燕樂。寧與若以充
爲善之用。周軒益辭曰。一家主人業已如此。安可不
別有所儲。以備不虞乎。余一介書生。無貨固分。取但

大丑之惠其拜賜也多矣遂不受一金去。

柳澤公新封侯廣招名士乃以秩三百石聘周軒周軒不應蓋以其仕有不苟者也亡何因於松軒薦釋褐小室侯俸支二十口耳小室即今巖邨侯舊封也

周軒爲人嚴毅廉直初以儒仕後傳世子世子動作舉止悉規以正世子嘗欲就齋南鑿一窗周軒不肯曰此易事耳然而爲世子者凡百當慎守父侯所與而不可別有嗜好今世子年少問安視膳則勿論正且講學演武且夕之不暇而乃馳心于無益罔或遂啟土木園池之好乎故事雖易臣不敢奉命世子悚然

曰卿是也請守之

周軒以六幅輪爲標識世子少時夜微行邸內遙望六幅輪提燈來輒曰合怕老來合怕考來盍避去疾走入館

世子立一年聚左右少年嬉戲無度周軒屢諫不聽遂乞辭職老臣白之侯瞿然曰吾過矣吾過矣我昵頑童遠耆德此彼所以欲辭也吾將改過卿等盍爲我言之既而侯徵艾脩德勸精圖治乃大用周軒擢陞老職增祿至三百餘石是時巖邨之政嚴立紀綱博守信義小大之事必與衆議之智者不得獨當愚者

亦得寡過是以吏亡姦慝民亡盜賊風俗淳樸上下
和輯侯晉拜閔老一時有輿稱實周軒與有力云
侯妾舉家子賀妾者皆以其爲母侯家之重獨周軒久
內毅然正色曰爾自今之後勿恃有子以踰肆侯家
禍福在茲再禍福亦在茲在坐者悚然改容

周軒奉瀛洛之學篤信其師說故頗與閭齋之徒異趣
嘗原本家禮創本邦祭儀侯家今尚遵用之云

周軒學主實用不驚虛文是以人不知其爲儒然其所
善有四書小學參考各若干卷皆藏于家周軒家至
今數世職祿相襲曾孫坦字大道號一齋別成一家

今以碩儒見推蓋皆周軒積善之餘也

先哲叢談卷之六

北總 原善公道著

物茂卿名雙松有所避以字行菽生氏小字摠右衛門號徠徠又號護園江戶人仕柳澤侯

徠徠父方菴以醫仕於大府廷寶中坐事竄上總時徠徠年幼從父共往焉譯文笈蹄題言曰予十四流落南總二十五值赦還東都中間十有三年日與田父野老偶處尚何問有無師友獨賴先大夫篋中藏有大學諺解一本實先大父仲山府君手澤予獲此研究用力之久遂得不藉講說遍通羣書也又與都

三近書曰始自不佞茂卿幼讀書海上蠶戶鱉丁之
錯處雖有疑義其孰從問決焉迨乎得先生所為諸
標註者以讀之迺曰吁是惠人哉由此而觀其居上
總也既乏書籍又無師友唯其警敏不羣自幼即有
遠志是以比其還江戶業殆大成終至海內仰為此
邦未曾有人

徠之在胎也母彌月夢遇崧首以松枝插門寤而生
徠故名雙松後有所避以字行徠號取之詩魯
須徠之松一說其少時好雷故自號蘇雷而上總
有往來里者因改書為徠徠字署三何物茂卿者其

先三河菽生人物部守屋後也本集有擬家大連檄
文及送守秀緯序秀緯與余同姓系大連故以其字
氏之言雙松字未審何所緯或曰避德松君或曰
徠來之仕於柳澤侯也侯與酒井侯為姻酒
井侯之先雅樂助正親
追號雙松院因避其名

初卜居于芝街時貧居如洗舌耕殆不給衣食增上寺
前有齋家憐徠貧而有志日饋腐查後至食祿月
贈米三斛以報之春臺與南郭書曰徠先生之未
仕也嘗教授于芝浦人所知也後遇柳澤氏之勃興
封侯召先生掌書記先生於是乎始釋褐於侯門然
其祿尚微尋柳澤公累益封先生亦以公之寵靈累

益其秩至五百石。雖以命世之才，而有勤勞于侯家，自非柳澤公之知遇，先生之窮達未可知也。

初服朱子說，及中年著，護死隨筆，尚護宋儒，後挺然立一家見，痛駁性理，併攻仁齋，又倣明李于鱗修古文辭，先儒所作一切排之，為不免侏僂缺舌，其豪邁卓識，雄文宏詞，籠蓋一世。如梁田蛻巖心，亦服徂徠之學博，嘗稱山脇東洋言曰：凡海內司命知信古與不皆靡然莫不注目，蓋亦方伎中之護老哉。

少時精習兵學，故其就仕途也，亦以兵學不必以儒，晚復專談武，與熊本數震庵初相見時，徂徠首謂曰：陣

法行伍，此不可不究也。子西海人，必習水軍，水軍其以何為策上邪？遂數刺談戰法，不及他事。云松宮觀山學論曰：近日儒士之談武，徂徠物子一人而已耳。亦唯博覽之餘力，臆斷自負焉。雖以不世豪傑之資，然未遇明師，牢執法制，不問軍略，與孔子好謀之言乖戾焉。其所著孫子解及鈐錄，雖涉獵殆盡，而未見事術磨練之功，遂以七書為空理，崇後世戚南塘鄭芝龍為備也。拘區々小技，未知有建鎮國之規模，畫戰勢之地形，所謂帷中決千里之勝，草廬定三分之謀之術也，不亦惜乎。

又創造一家象棋，以寓兵機，名廣象棋。其子百八十局，則用棋局，而陣列軍伍，攻擊守備無一不備焉。可謂工極矣。嗟！超羣儒建大業，又有何餘力而及此等之事也。片山兼山乃序廣象棋譜曰：命世之人，雖鞅掌拮据之際，胸中別有悠悠，閑日月而優為之，信哉。

大岡忠相

越前守

曰：聞徂徠博識洽聞，無所不知。余將試

問以躡其答，乃招問曰：世有鼠婚之說，何謂也？徂徠答曰：事出於某年某人所著一小說也。乃其書所載鼠類之眷屬名姓，矢口縷縷如法。忠相始服其彊記。弟子會講，韓非子論議鋒出，徂徠在座，掩口不言。春臺

不悅曰：說之不一，先生何不折中？將或不得解紛邪？徂徠屏氣曰：此書余嘗有成說，將待明日出示之。而其夜始下筆，全篇作之說。

徂徠看書，向暮則出，就簷際。簷際亦不可辨字，則入對齋中，燈火故自旦及深夜，手無釋卷之時。其平生惜分陰者，率此類也。

南郭某歲元日訪徂徠，徂徠方隱几閱孫子，面垢不洗，髮亂不梳。若不知新年者，乃疊疊談兵，不置。南郭竟不得祝新禧。

嘗過東壁，時東壁方携妓來媒狎會，徂徠入倉皇不知

所爲。遂詭曰。家妹幼官。某侯近賜暇歸。居家。徂徠既覺之。明日遣使致鮮魚以賀。才子配佳人。

以藤元啓能寫字。置之塾中。使寫書。嘗與徂徠侍婢私。徂來覺之。而不問焉。元啓知其見覺也。遂出亡。久之。徂徠過市。見元啓之行賣印肉。即使從者將來。元啓奔匿店後。追索之。復置塾中待之。如故。

書商小林新兵衛請徂徠曰。小子無家號。願先生命焉。徂徠笑曰。書賈出入吾門者五人。而爾所鬻價最高。猶嵩山於五嶽宜名嵩山房。

僧鳳潭通謁曰。有欲質者請一見。徂徠即延接。鳳潭曰。衲嘗見伊藤仁齋。仁齋言佛之爲道空而已。吾釋之教深遠。非空一字所得盡也。仁齋妄誕。豈不甚乎。先生以爲如何。徂徠擊節曰。凡仁齋之言。一一無不妄者。然獨其指佛教爲空。可謂不妄矣。鳳潭憮然曰。無緣衆生難渡。即揮袂而出。此說出原田溫夫東岳筆疇。而溫井子章讀書會意所載異於是。不知其相見異日。而然歟。乃又錄以資雅噱。鳳潭造徂徠。諸弟子以爲有魂褫魄悸者。立屏後窺焉。徂徠設茶酒相歡。終日無忤。持出言曰。今人不和名物。致文字有紕繆。是不用意目前也。徂徠然之。廣斥當時文字。且笑且

語其竟同立南軒之下舉手指一樹徂徠未答鳳潭
微笑去徂徠顧屏後人曰彼胡魅人

徂徠每自言熊澤之知伊藤之行加之以我之學則東
海始出一聖人

或問徂徠曰先生講學外何好曰余無它嗜玩惟蠶炒
豆而詆毀宇宙間人物而已

徂徠所著之書字傍不施訓譯僧大典萍遇錄載朝鮮
成龍淵曰貴邦書冊行傍皆有譯音此只可行於一
國非萬國通行之法也惟物茂卿文集無譯音即此
一事可知茂卿之爲豪傑士也

近世鴻匠無如徂徠後之學者激昂奮勵竟不能及也
然其瑜瑕得失則猶未免焉是以宇士新論語考石
川麟洲辨道解蔽五井蘭洲非物中井竹山非徵服
蘇門燃犀錄等殆中徂徠膏肓吾祖詰物亦辨其說
道甚誤此數人謂徂徠之益友可也佗作書巧詆以
求勝者不可勝數要徒滋口業不足病徂徠

徂徠病中喟然歎曰吾下世後遺文必將行然海內無
實知我知我者惟有東涯耳

徂徠沒爲享保戊申正月十九日是日天大雪臨終謂
人曰海內第一流人物茂卿將隕命天爲使此世界

銀

徂徠病浮腫而終。紫芝園漫筆曰：徂徠先生甚重生。自飲食居處，以至出入動止，賓客應接之事，苟可以傷生者，斷弗為也。然其所以病死者，乃以思慮過度也。蓋先生有志于功名，自少以著述為事。年過六十，舊疾數發，而猶不能清心靜養，遂致篤疾而死。謝左抗云：思慮之害人，甚於酒色，誠矣。竹山非微曰：余嘗聞之，徂徠之疾也，日日宣言，侍者曰：宇宙俊人之死，必有靈怪，今當有紫雲覆舍。若等出覩之，及病革，輒轉呼號，紫雲不絕口。家人及高足弟子輩，深耻之，絕不

通外人。故一時或繆傳以為非良死云。此竹山傳聞妄語也。徂徠起于關東，而風靡海內。西人動造為莠言，以非駁之。要皆出於媚妬之心。

芝三田長松寺。徂徠墓在焉。猗蘭侯撰其碑文。葛鳥石書之。工始竣，遠近爭傳來摸搨之者，日甚眾矣。近時東藍田併春臺撰誌，更刊本為一冊子，以鬻之。長松寺號壽命山，自稱徂徠後一號徂徠山。

雨森東，字伯陽，小字東五郎，號芳洲。平安人。或曰伊勢人，仕對馬侯。

芳洲年十七八來江戶，從學木順菴。才藻卓絕，順菴稱

爲後進領袖。遂因其薦，筮仕對馬。掌文教。恒接對韓人。名聲馳海內外。

芳洲通象胥之言。其每與韓人相說話。不假譯者。韓人嘗戲謂曰。君善操諸邦音。而殊熟日本。

年八十一始將學倭歌。而意謂詩則有時作之。雖無可稱者。得不謬乎。仄至國風。一不解其法。先莫如熟讀古歌。自今讀古今集者。一千遍。而後自賦者。一萬首。其或有所少通焉。乃經二年。千遍畢。又三年。而萬首就。

梁悅巖杜三揚諧文集序曰。物茂卿譏和歌云。三十一

字侏離之言不足道。蓋東人而華其腹者。固一家言耳。兩伯陽嘗語予曰。玉露凋傷。楓樹林美。則美矣。不如此。猿大夫紅葉鹿鳴。使人易惑之爲愈也。伯陽善華音。綜博有藻材。其品不出茂卿下。而其言也如此。可謂知言者哉。

世之儒者以今之職名爲俚俗。及文記之。則換易名號。濫稱亂實。非所以垂後世也。至於近時有識之士。直書今之官職。而百年前芳洲已著鞭馬橘窓茶話。自署對馬州文學原任用人兩森東可見。

芳洲識白石者三十年。而交分不協。常謂白石爲其心

術不可測嘗回折一事白石曰以如子之言子疑余所謂白頭尚新也又其橘窓茶話自惺窩羅山至其師順菴及杜友凡名一時者盡舉之以品藻其才行而獨不及白石

木門後逸不乏其人祇南海才氣最蓋當世而記鍾秀集田予於諸友其所敬畏莫如伯陽氏

芳洲學術文章與徂徠殊其迹軌而文明意厚每書詩相通橘窓茶話曰物茂卿余故人也博覽文章城內無比第於大綱上有差心實憮焉徂徠亦屢稱芳洲與江若水書曰兩芳洲果來劇談三日偉丈夫矣其

子顯允拜予為師留門下者三月行將西歸亦偉丈夫子矣必不墜家聲者余皆作序送之芳洲更有丈夫子二人皆幼善詩渠不啻偉丈夫矣亦可謂福人也又答屈景山書曰洛有伊原藏海西有兩伯陽關以東則有室師禮

嘗使子顯允師徂徠居其塾未幾使出塾而歸曰徂徠實一代豪傑不可以常儒視之也雖然其教人不先德行是以家塾失序非可以託少年者也

三輪希賢字善藏號執齋又號躬耕廬平安人執齋之先舊係大和三輪神社司祝父曰澤村自三業

先哲叢書卷八
醫住京師。執齋六歲失怙。賈人大村某者。以同出自
司祝。與自三相親善。故乃育。執齋比漸長。出買真野
氏。年十九。及佐藤直方之門。始曉承他姓。非古即復。
本姓三輪。以祭其祖。於是深德直方。聞直方之病革。
也疾往訪之。命既絕。而不及。乃賦倭歌八首。哭之。陳
謝。其得復三輪云。韃斯列詞。郁密。韃訥失兒。失訥斯。
及失郁屋。失怙。膚木吉密。渴屋失。謁捺刺訶。鷓。又以
使直方。終不歸。王氏學為恨云。雙栗篤木篤。穀穀祿。
睡骨茂失。勝咄斯石屋乙。韃埵。韃葛列失。捺。趨栗葛。
捺失木。

後有悟於餘姚致良和之學。講說士大夫間。嘗因直方
薦。宦殿橋侯。遂致仕而去。以初以朱學。進今不用其
說。與侯所求異也。或云侯信僧祐天。故去。於是歸京。
尋之大坂。又來江戶。數年之間。居止不恒。梁蛻巖復。
井。覽菴書曰。示及告。寬量小濱公文一首。讀玩再三。
足以觀德業之實矣。大抵紉袴子弟。飽膏粱。耽絲肉。
未嘗學問。及其馭吏臨民。嘗不知務。甚者毒人蠹國。
如公可不謂火中蓮乎。雖然。徵輪氏不得聞道。姚江
之學。其所陶鑄。果不誣矣。方今江左。儒人以詞藻名。
如南郭金華諸才子。姑置是。振鐸四方。大倡聖學。舍

斯人其誰也。昔文中子講道河汾。王魏房杜之曹達
村成德安。知他日東都賢士大夫明體適用。與寬量
公相弟昆者。不出輪門乎。吾儕當拭目而俟云云。
嘗爲一浮屠講中庸。而以彼終不改釋。歸儒乃寄書却
其所贈者。此可以觀其篤修且豪矣。其文曰。釋徒鞭
禪師。請子講中庸。予知其有意於嚮正道。而爲剖析
之務。斥佛氏之悖性命之理。而棄日用之常矣。庶幾
乎其有悟。舊習之非。而歸吾道之正焉耳。講畢。惠我
以筆墨及詩一絕。情意甚厚。子謂子思子之作中庸
也。正憂異端之害道學。是已。則凡爲吾學者。固雖非

所宜爲。浮屠講說。然或知其非。而歸於儒。焉不亦美
事乎。是予所以應其請也。而師終不能免出陷溺之
窟。則所惠筆墨受之。尤無說矣。以故直卻之。而迷所
懷焉。勿呀。

執齋詩文固非所長。然其文達意不事彫繪。詩則集中
亦僅々耳。世多未見之。因今舉三首。懷鄉云。故園萬
里。東茫茫。望無窮。紅添梅花兩。白知柳絮風。陽炎盈
草野。落日入山中。瘦馬追春色。黃昏歸路空。三疇吟
云。辭祿偶成詩一章。偷閑取適閱風光。淵明徑裏孤
松老。茂叔窓前萬柳長。非市非山人寂寞。欲晴欲雨

客彷徨移家自愛三疇內躑躅含紅向夕陽題水仙
云。夜寂藥珠宮殿內黃冠綠袖獨蕭然金盤高捧承
朝露自是地行花裏仙。

執齋尤諳達事體其言優游有餘味能使聽者心醉嘗
抵近江小川村集士民講學四坐皆感泣服之翕然
相謂為藤樹先生再生。

三宅尚齋默識錄曰三輪希賢往年自悔親死時幼弱
不知不服喪三十餘年後先忌且百日計為服喪余
當時為說其不可渠終不用儀禮喪服傳嫁女小祥
後被出歸于家服既除故不與兄弟更著三年服蓋

可以見事之既過者不復必追矣

執齋有六男子曰孝曰友曰睦曰嫻曰任曰愷而一無
讀書種子。

執齋學倭歌于內大臣中院通其秘余得其集載六百
餘首蓋儒而善倭歌未有如伊人也嘗建壽碣于平

安建仁寺中兩足院先塋則作倭歌二首勅之碣陰

歌曰但執齋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壽
兒失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執齋乙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燕
正月廿五日卒于平安享年七十六。

執齋門人有川田雄琴者名資字琴卿初學梁蛻巖蛻巖謂

先哲叢書卷之六
曰余以一日之長文藝則爲爾師至明道義窮心術
爾當就三輪執齋而學於是即介蛻巖執齋于執齋
自此奉餘姚之說精思力行一推知行合一之旨終
因執齋薦起仕大洲侯執齋嘗初明倫堂于江戸下
谷以教授諸生而及其赴京也使雄琴主事亡幾執
齋沒于京雄琴亦之大洲於是侯乃移明倫堂于大
洲執齋又嘗屬長崎鎮臺得王文成公畫像二幅於
彼邦一則藏諸明倫堂一則藏諸近江藤樹書院今
尚各存云

梁田邦美本名邦彦字景鸞小字才右衛門號蛻

巖武藏人仕赤石侯

蛻巖生而穎悟幼學入見鶴山漸長才識高遠尤工詩
才既絕倫而鑽研至老不止年二十六介鶴山見白
石白石不妄容人獨異蛻巖之才與之交肫肫見中
底江邨北海曰讀蛻巖之集譬猶上崑崙之邱步步
是玉入梅檀之林技技是香詩至於此首無遺論而
猶有未盡善者何也蛻巖用才太過耳張茂先謂陸
士衡曰人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余於蛻翁復云
蛻巖既爲伊洛學又信此邦神道又博讀釋典恒言云
宣聖之學東方之道乾毒之教鼎足不相悖

火時專談武說兵其評古之勇將戰士也論議慷慨有
烈丈夫風言或及周瑜赤壁謝玄淝水織田信長捕
狹間上杉謙信川中島等事則抗腕控劍躍如色飛
當世名爲霸儒年四十八事赤石侯先是與世齟齬
游仕屢不遂家唯壁立其詠雪詩序云余頗年窮甚
書篋中除四子外有詩韻一冊徐文長集半部又嘗
作不能買書詩有惠車鄰架滿天地誰信空拳猶突
圍之句

嘗小集賦詩有一人以石見國如硯求對苦思皆未得
蛻巖忍朗吟曰竹生島似筍四座驚歎

蛻巖以詩豪厭一時而意見屢改格調數變皆足以驚
人自言初學宋歐蘇而旁放翁簡齋中年學唐祖禰
李杜綴飾以錢劉諸家又退學明甘為王李銀鹿亡
幾爲袁中郎爲徐文長而遂以初盛唐爲表準弇州
濟南爲門戶復鳴歸德書云一旦大夢覺宿醒解乃
斷然以開天爲關七子爲引陽春白雪每奏彌高斗
文紫氣每望彌昌李子表微猶可改呂虔刀鈍尚可
磨寧爲王李取覆不敢辭遂使兩血之鷲爪化爲食
堪之柔吻也

祇園瑜又名正卿字伯玉一字斌小字與一郎號

南海又號鐵冠道人。又號觀雷亭。紀伊人。仕本藩。南海受業於木頓菴。自幼才調無雙。尤善詩。年甫十四。與白石南山霞治篁洲集芳洲寓居。即席賦邊馬有歸思云。遠逐將軍度雪山。九秋大漠劍華間。胡塵四起風悲塞。羌笛一聲月照關。却恨曾逢伯樂。願長傷未得旄頭間。沙場幾歲摧毛骨。何日華山休戰還。在座者皆咋舌。白石曰。此詩雄渾悲壯。足以後來可任斯文也。又十五。鷺飛魚躍活潑潑。地對以光風霽月常惺惺。法芳洲稱爲的對。

又十六。席上限燭一寸探題賦昇雲間。星云紫微遙裔

彩雲迎。衆緯森森白玉京。月傍九重瑤闕冷。風飄五色羽衣輕。錦機夜靜星梭響。環珮秋深天步鳴。應是鈞天夢中到。不勞遠問漢君平。此詩不錄于集中。余嘗聞人之誦之。

嘗自試才。一夜得百首。時年十七。或曰十八。人或疑爲宿構。乃延客席間立題。飲酒談笑而起。草如泉注。自日中及夜半。百首復成。無一句蹈襲前詩。由是名燁布四方矣。順菴贈詩曰。十八山東妙聲名。世共聞。卮言甜若蜜。藻思涌如雲。人稱斗南一馬空。冀北羣百篇不終日。行看任斯文。

先哲叢書卷六
亭名觀雷自作之記其意新語壯足以想其非常之資
矣孰謂南海之才獨於詩也記曰予湘雲居丙方一
亭遠望得寸碧螺黛煙鬟依稀雲際者滕白也滕白
之山西枕海磯東連大嶺迤邐數百里夏月雷雨之
過大率從此方其暑氣快鬱烈火鑠金敗其之聲杳
起東隅及景申狂飈捲沙崩雲如夥暴雨翻河襍以
冰雹乖龍恍惚反戰金蛇萬道掣電劃壁俄而霹靂
破山瞬息千里香車轆轤南走于海於是開軒倚柱
坐以觀望遠者八九里近者二三里我膽氣爲之鼓
舞飛興揚飄騰天外其壯也也雖觀戰於涿鹿之野

望潮於浙江之津洞庭張樂雲夢校獵何能過焉可
謂宇宙第一奇觀矣頃與兩止雲散長霓飲海涼蟾
在天夾籟吹鬢洗慮濯魄亦雷之賜也因榜之曰觀
雷客有過覽而訝者曰吁異哉子之名亭吾聞雷天
怒也故聞之者莫不怖而避也聖人猶且爲之變今
子反以爲奇觀無乃異於人情者耶予笑而答曰客
亦所謂知一而不知其二者耳雷本非天怒古人既
辨之聖人戰競之至其戒慎豈惟雷耳哉其既謂疾
風迅雨亦必變風雨豈是亦天怒也哉夫雷也天地
間一物與夫日月星辰風雲雨雪同是造化之使令

日月也。星辰也。風雲也。雨雪也。未聞有疑怪者也。獨至雷也。則疑以為異物。怪以怖之。何其惑也。至後世腐譚之士。千言萬語以理說雷。亦是癡人語。夢耳。吾觀古人文辭。有觀日之壇。有觀星之臺。有謂玩月者。有謂望雲者。有謂賞雪者。雷豈獨不可觀乎哉。抑亦謂月雲可愛。故以玩望雷也。徒可怖耳。歟。天下可怖者亦甚多矣。外則功名利祿。內則智術忿爭。旁至酒色。佚遊。鰲海舟船。羊腸車馬。一失其常。禍不旋踵。其疾過於震雷。子乃不顧其禍。於必然反而怖震雷。於萬一不亦隘乎。容不答而去。書以為記云。

當南海時。白石南郭輩。詩名躁于世。一時秀才多立其下。風南海不欲碌碌後人。則不敢黨此輩。嘗戲作錄詩盜判文紀。一儒生每作詩。必剽竊古人。以故死而得罪于真司事。此寓言以縱彈時名流也。

南海又善丹青。舊儲宋沈無名畫譜。是時池貸成。名勳號大雅志畫南海謂曰。子學畫當學士夫畫。乃貽無名畫譜。貸成喜模之。愛慕之餘。自改其名稱無名。貸成沒之後。此譜轉落木世。肅慕葭堂云。

并河亮字簡亮。私謚天民。平安人。

天民初年從仁齋學。後以仁齋仁義禮智。天地自有之。

物非性之所因有之說爲告子舊窠更立己見其說見天民遺言大略以爲四端之心即仁義禮智仁義禮智即四端非四端之外別有仁義自其與生俱生而言之則謂之性自其情實無僞而言之則謂之情自其以思爲職而言之則謂之心其實一也學者必欲指其孰爲心孰爲性爲情何不思之甚也誠所疑語孟字義序曰吾竊聞之叔父信齋矣一日信齋與天民共訪仁齋之書窗談及性理天民質以其所見心性情三名唯一之旨問答數四而仁齋默然稍久而歎曰非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起者不能與於此

矣吾子誠間出之才也吾當改字義耳誠所名永字崇永小字五一。天民兄嘗著五畿內志有名于世。天民性剛決負才其學本于尚書論語孟子以經濟爲志每稱所謂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及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數語曰此聖人才德之本領也奮然爲己任其說尚書曰蔡氏集傳解得七分王耕野所著讀書管見多所發明王魯齋書疑考定錯簡而文理稍覺順妥唯於斟酌其意以施諸家國之方予竊不讓于諸君耳嘗將上疏以蝦夷地方爲內屬而年僅四

十志不果沒識者惜之。

東涯曰簡亮誠有才然不可以託六尺之。他日天民聞之曰東涯實知吾吾奪之人未可自知也至爲人所奪決無之東涯反之。

天民唱其所獨得以振一時仁齋沒其徒半從東涯半從天民云。

又通倭學善屬倭文嘗作片劃記多田南額取爲己說載秋齋閑語伴蒿蹊崎人傳錄天民事跡及片劃記以發南嶺剽竊可謂痛快。

一日門人相集謂曰先生若得志使吾儕管何事座有一人曰余之不才先生所素知但守倉廩則雖一掬米不敢私之天民曰使如爾者奈何守倉廩其人作色曰先生以余爲不廉乎天民笑曰否有竊物之才者不爲人所竊爾能不爲人所竊邪。

仁齋以儒而爲醫爲不是其說見儒醫辨天民異於此曰此邦儒無恒祿者宜兼岐黃偏以儒居則產難支終或不能固其志也。因是門人往往有儒而兼醫者云。

太宰純字德夫小字彌右衛門號春臺又號紫芝園信濃人。

春臺平手政秀後云自父言辰肩太宰氏少時來江戶
筮仕某二侯皆不得志去時年三十六從是後不復
宦初從中野撫謙為性理學既而聞徂徠成一家言
即棄其學而學焉遂以治經名冠一時

春臺為人嚴毅端方巖邨侯世子延為師其始至世子
不送迎春臺艷然曰至賤處士烏敢傲岸於貴人雖
然所說則聖人之道也苟奉道者雖王公不得不禮
焉而其所待薄甚是非不禮余即不奉道也不奉道
者余不欲復見當是時侯為閣老用捨窮達皆出於
其手而其言一無所忌憚於是其臣相議曰無禮渠

自道也世固多儒師請更招他人世子聞之曰寡人

過矣受教於師何挾之有乃厚禮事之春臺後著六

經略說進諸世子云

世子即巖邨侯第四子實為今林祭酒述齋公所生父

春臺善吹笛當是時東叡法王好音律聞春臺妙于音

嘗遣使召之春臺辭曰余儒生也若以儒被召則不

俟駕以其私嗜末技為王門伶人余不欲也自此終

不復吹笛

某侯餽乾海參調烹之則肉破味變春臺怒甚即遣人

却之曰余固勿論鄙賤而君所以許交者信其所學

也既信之豈可無禮乎然餽以腐物是禮之廢也夫

知者言一
道者以禮為主而其既廢之亦何學之為今而後不
願造君之門侯曰是寡人率爾所致即自裁書更覓
一篋海參謝之

侍中某欲以經濟錄進呈令書商小林氏求正本于春
臺春臺辭以彙本作字不慎且衰邁不能繕寫而私
謂小林氏曰托中官以達言君子所不為也若命出
於閣老則不得不進

春臺校刻古文孝經孔安國傳由沼田侯侯後移封
大府孔傳彼邦亡者久矣而春臺所梓傳大彼乾
隆四十一年日本安永五年鮑以文翻刻人知不足齋叢書

中吳騫序曰宋史日本傳謂其國大宰府遣人貢方
物或收得其牒今序刻是書之大宰純未詳為何如
人日本多世職太宰純豈猶其苗裔或以官為氏者
乎惜乎十萬里之波濤難盡不易問耳

護苑之徒集南郭宅春臺獨後至足過榻板美中之劍
義當頂禮以謝過然徑坐上頭不一言以陳過美中
性簡傲恒苦春臺乖僻動以苛禮律已於是故曰春
臺自執其劍加已額拜之春臺意色殊惡

赤穗之黨之刺吉良氏也春臺極口醜詆之并馭極集
作義人錄曰室子而不知義如是世之憤憤者何足

論乎。近時紫蒙山敘赤松國鸞四十六士論評。謂春臺爲貪者。疑人盜。而媮者疑人姦者。此已好攻人。而欲人之不攻已也。得乎。

晉麟嶼幼才氣。魁發年十三。擢列大府。儒官一時稱爲奇童子。然卒苗而不秀。春臺規矻不少。借其忠誠激切。它人不及焉。其書撮錄于左。曰。純觀足下於學。得無如王公大人以學爲戲。以消日者乎。夫足下雖非布衣。然儒生也不幸早。以神童聞。幸蒙國恩。賜食廩粟。列文學。奉朝請。雖少不可以不知所務也。古人有童穉而日誦六藝古文數千言者。純自識足下。

以來數年。干茲未聞足下有所誦。以今日較前年。亦未見其有所進。而所進者吹笛耳。近來聲價頗減。豈徒然哉。程正叔有言曰。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也。足下其思諸。又曰。吾子冬則畏霜雪。夏則畏雷。一歲之內。避雷與霜雪。則其無畏者幾希。古語所謂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吾子近之。純聞西域有無雷之國。南方有八蠶之地。吾子乃不生於彼。而生於此。何造物之不利於吾子也。予則以爲吾子之患。雖由稟受之薄也。亦豈非以奉養太厚。安佚過度。自崇其疾乎。吾子雖少。幸一思諸。

春臺於徂徠不隨其步趨者往往有之不特文章一事而已今錄其言於左茶芝園漫筆曰徂翁以海量能容自許人亦以此稱之余謂徂翁固能容然能容學者而不能容常人能容文才之士而不能容禮法之士而能容其人而不能容其言是未爲能容也又曰徂徠先生見識卓絕知道甚明周南以爲鄒魯以後無是人者非過論也惟其行不及其所知殆所謂行不掩者歟蓋先生之志在進取故其取人以求不以德行二三門生亦習聞其說不屑德行唯文學是稱是以徂徠之門多趺弛之士及其成才也特不遺文

人而已其教然也外人既以是譏先生純亦嘗竊不尚先生此先生之所以難助視純也書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先生有焉又曰徂徠先生平日不教小子輩是以其門無長幼之序焉又曰徂徠先生謂仁齋先生好奇自余觀之徂徠之好奇甚於仁齋古人所謂尤而效之者不子有焉又曰徂來以風流自許人亦與之予謂徂徠有不風流者三焉善飲而惡酒一也不好夜坐二也不喜爭舟三也又與南郭書論刺徂徠贈字士朗序曰此序通篇與人爭非君子之道序稱洛人無恆祿儒生之寄其間亦難爲生則舌耕

開肆百千成羣。曰不追給語。性語天。率非宋籍。不可也。故雖有聰儻若仁齋。猶率其所習。洛之所以陋。是已。此大不然。夫洛僞信難爲生。東僞果皆不寒邪。士無田祿者。未能爲農工商賈。則鬻其技以給衣食。固其宜也。古人有僕賃力作者。當時識者不以爲賤。今爲書生而無升斗之祿。則亦舌耕筆耕。唯其所爲。何不可之有。先生何獨惡之乎。又曰。純之愚竊以爲。先生之功其大者。唯二辨。故二辨不可不傳也。若他諸文。其土苴耳。傳之固可緩之。亦可即不傳亦可。足下若校二辨耶。則純雖不敏。將參閱焉。純之願也。今

足下乃以輯遺文。委子和與純。子和則可。純則不可。何者。護園之門。親受顧命者。足下一人。佗不與。如不聞命。而以代奉命者。何以爲敬先師乎。所以不可也。所以曰。子和則可者。先生所悅也。純雅不見知於先生。特從二三兄弟之後。聞其餘論而已。雖然。純不敢畔先生。敬奉其教。以到于今。于今不欲以先生亡而欺之。是以敢謝足下。決弗承諭。子遷勉哉。旌丘之葛有誕其節。惟足下良圖。

春臺以處士終。然非其志也。蓋待善賈而竟不沽也。報平田公信書曰。純嘗與人言曰。必使予仕。則二百石

以上而後可與足下言亦然。今書中乃以是言爲首
負太過。嗚呼！足下亦未之深察也。請詳言之。夫二百
石者，士之常祿也。不能二百石，則出不足以行士之
事，入不足以守祭祀。養父母，畜妻子，是何以爲士哉？
所謂二百石以上而後可者，語爲士之常者也。何足
以爲重哉？所謂重祿者，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之謂重
祿。純何敢望之？曩時木頃庵仕加賀，藤宗恕仕越前，
皆以五百石。二子者誠先覺也。然以今觀之，未見其
可畏也。若夫野頃清仕桑那，大高生仕松山，皆以樸
撤之村，食四百石，是何幸也。其他在諸侯國而食二

百石以上者，抑何限要之？有儒名而無其實者，比今
皆是。然祭達如彼者，無他遇時也。故純亦未以二百
石爲富也。

春臺疾原芸澤名尚賢字子才診脈曰：先生無遺言止矣。有則
言之。它日疾病言不如意也。春臺喜曰：子才誠非如
世醫之視，不起猶面訣也。即囑以後事，觀海作行狀，
南郭撰墓記，皆其遺言也。

春臺無子。義子零替不修祭。寬政八年，值五十年忌辰，
書商嵩山房。陳菲薦祭墓，爲建一序，小石于墓碣下，
以紀其浴恩事。墓在江戶谷中天眼寺之側。

服元喬字子遷小字小右衛門號南郭又號芙蓉館姓服部修爲服氏平安人

南郭齡十四來江戶十六起仕柳澤侯三十四而致仕乃下帷授徒其學得之徂徠而才氣俊拔遂以詩文山斗一世其答柳太夫書中略陳所以罷官曰昔嘗先侯之世得奉薄技於大藩猥侍弄臣之末竊惟當時先侯之恩山高海深乃不責喬以其不能以爲文史之小々人所習片長可使是以不啻免罪戾苟獲承乏而備顧問亦唯知臣莫如君乃先侯憫愚之餘嘗私命喬曰予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我

千秋之後女其行乎不如俾女成名他日或適四方無謂我不知女喬感泣刻骨私心自擔亡何先侯即世即大藩亦多貸恩尋乃賜玦得全首領放歸草野南郭爲人風流温藉菑苑之士莫不雅慕者其來薦東修者甚衆大氏歲得金百五十餘兩凡以儒爲生理其饒裕如此者鮮矣嘗講莊子聽徒寔駭門外爲市當是時京師松岡玄達講本草其盛匹南郭云

南郭兼善繪事恒言日本畫以僧雪舟狩野元信爲至如八種畫譜所謂隸畫不足見也秋玉山服翁墨竹記曰予收翁醉畫芭蕉偶爲人取去今不復存予今

觀翁之遺書，泫泫泫下，口不能言，欲炙之色，蓋亦形乎外矣。仲英因以翁十三四歲時所為墨竹一紙贈之，其末有周雪寫三字，蓋幼字也。其千尺于霄者，蓋既萌于此，距今六十餘年，墨淋漓如新云々。

幼時出京，投老歸遊，時親眷舊故皆既為土中人，故鄉却如他鄉。有詩云：五十年前出上京，今遊猶作客中情。別長何處尋桑梓，祚薄無家問弟兄。認得山川疑夢寐，想來多少自分明。共知流轉人寰裏，愧似劉郎返赤城。

南郭頗通國風，嘗遊神戶侯浮洲別業，賦倭歌遣興曰：

夫葛魯徐居，乙結納，說韓律，星，密，慈，為，米，南郭父名。

元矩事北村李吟善，國風故承其遺云。

作唐詩選附言，以稿視徂徠咨問焉。徂徠見曰：再思之，乃燉煉數日，復改出。徂徠又曰：未也。凡五撰，始得徂徠許可，以授副劄。

南郭稱唐土，以海外或彼邦彼方，未嘗稱中華中國與徂徠自題東夷物茂卿大庭，遜知不足齋叢書中收論語皇疏，而南郭序中有中華字，此鮑以文改易海外耳。

南郭詩文尤所長，經義蓋其短處，故其言人或不服焉。

當徂喪門人集議南郭引禮記正義以辨一事而皆疑為杜撰至再言疇昔得之某篇猶不信

南郭不談經濟每曰如熊澤了海才抱經世身居要地故言行功建世儒之談當世雖或靡靡可聽時不可施彊施則泉設國要之身不居樞筦徒辨給售已耳老子曰知者不言斯言諒矣

南郭曰宋儒窮理說豈易極其宗旨乎今人四書集註猶且不能精之尤顏自稱朱學可發一笑此邦得朱之意者其唯山崎闇齋乎

南郭集自初編至四編凡四十卷刊行于世而詩文共

以四編為造佳致僧大典曰南郭文第四編為妙手初編可議者多二編三編未為至江邨北海論詩曰南郭能守地步不求勝於一句一章而全功於一卷一集今閱其集初編瑕類頗多二編十存二三三編四編最粹然矣乃知此老剪裁老益精到然酸醜嗜好各有所喜東藍田答小栗元卿書云不佞壯歲從諸老先生論美藻館之文誠於本邦無比則無比然其初編則未至混化之地是以斧斤取材麓踏痕蹟多見若夫二編三編一切圓機混化亡蹤至或得意之篇則李王以下不敢齒也四編則衰矣宇士所評

南郭送守秀緝亭曰子遷學濟南自謂得之此篇即其擬都然濟南潔而深子遷蕪而淺門牆猶遠何論堂室蓋天才秀異不苦結撰故乏學少思疎於事而昧於字其於李文未能盡解是以未得其法至如自運亦多倭陋雖然子遷猶可論餘未可論也吾祖曰南郭天才流麗其詩合作者真足配古人然其聲律動失法度是學力不足處至文則大較婉佻浮而之於實雜而淺於法雖譽高一世而實殊不稱物茂卿嘗序其初稿云它日使子遷木鐸一方詩之教庶幾被之一世哉文亦然然其慧而才敏也故其巧與俊

終或不能全闕之時出之子遷乃無所不有已可見雖茂卿之私其徒我以其不可爲之諱掩也

高蘭亭曰余與南郭友者十數年未嘗見喜愠之色其平生隨己所好毀譽不拘與物無競頗類謝安爲人又問南郭曰先詩少誰爲準的曰余非必有所誦法焉初年唯好讀杜詩今而竊思之雖拙劣間得杜之髣髴者蓋爲此故也

男惟恭字原卿才藻卓絕有乃父風惜我病痘而沒年廬十七南郭識其墓有詩名鍾情集

南郭年既老護苑名流凋喪略盡歸然獨存以是名望

益重大宰德夫藤東壁松子允縣次公平子和越君
瑞墓門之記南郭皆撰之

品川東海寺中少林院南郭墓在焉碑高二尺餘廣厚
一尺許其正面楷字刻南郭先生墓五字左右後三
面不勒一字每歲以忌辰六月二十一日其徒集會
於斯各賦詩以弔之自沒寶曆乙卯至今不絕

服元雄字仲英小字多門南郭義子攝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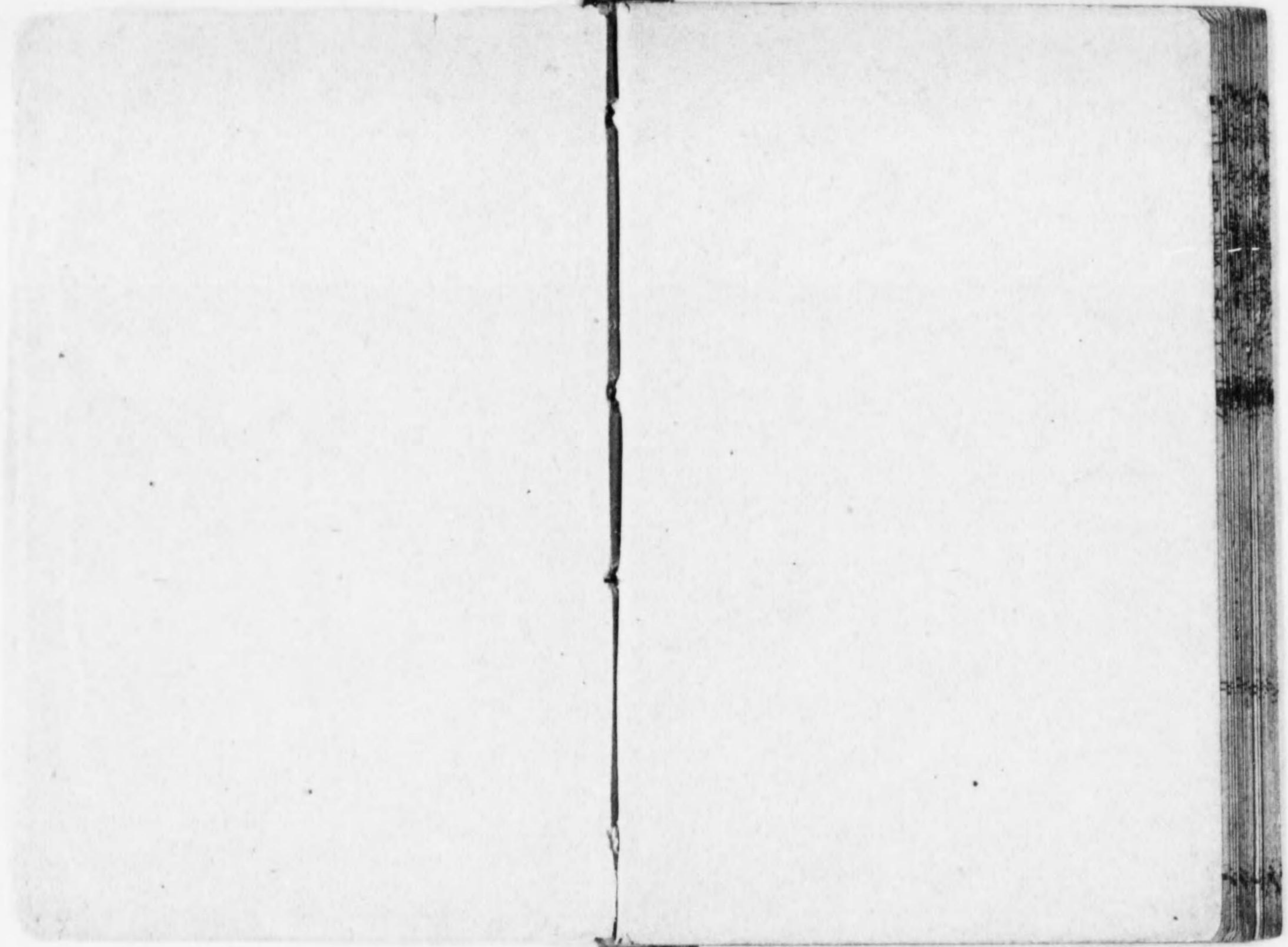
仲英父某爲西宮祝人嘗訴主祠貪汚反爲其爪翼所
搆誣竟放逐以流落死臨死顧謂仲英曰吾逢冤不
能自雪兒待時申狀令鬼得歸父母國仲英痛心刺

骨乃至江戶籲天三鳴之官事始得辨遂令父仍
舊享祀於西宮祠中

仲英得南郭指授爲儒雅士已開門教人未幾南敦丈
夫子皆亡有季女仲英就贅仲英本姓中西於是肩
服氏其子孫至今世住南郭故宅不墜家聲是古人
所希覲也

仲英最善詩而與南郭頗異途餘熊耳跋踏海集論之
其略曰蓋仲英於述作欲別自出機軸以爲一家者
耳嘗曰苟有得於我雖家風所不必守也我雖不肖
豈至步趨不能自施徒從人周旋以此爲不墜家聲

乎。則其志可以觀矣。蓋仲英方館于郭翁。或有以難於爲後者。故言及之也。爾余嘗過其房。於几上見有端明集。乃亦知其於文不必漢。於詩不必唐。將集衆美。以成大者也。而退省其所爲文。不必漢。未嘗不漢。詩不必唐。未嘗不唐。而二者雜諸宋。未嘗墮宋。則雖所不必守乎。而竟未得不以家風矣。



館書圖京東

和書門

傳記類

函

架

號

冊

~~九~~

一〇

九

九